第一章　初战淞沪



一

1937年7月7日。这是一个平常的黄昏。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等兵萧剑扬坐在营房前的一小块草坪上，仔仔细细地擦拭着他那把中正式步枪。

萧剑扬的部队驻扎在陕西省南郑县城外。这是一支将在今后八年的硝烟中留下英名的部队——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1师。

• 51师——抗日战争中有代表性的部队，为当时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。首任师长为王耀武
该师几乎参加了抗日战争中每一个阶段的每一场意义重大的战役：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兰封会战、万家岭大捷、上高大捷、常德保卫战，以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—— 湘西雪峰山会战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入伍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但他还是很不习惯这种规矩森严的军营生活。每天除了操练还是操练，连吃饭、睡觉都要统一行动，一天中只有这晚饭后的一点儿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。军装穿在身上更是甭提有多别扭了，怎么都觉着不舒服，他真怀念在东北山林中的那身行头——太自在了！

如果说军营里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心情愉快，那就属此刻在他手中的中正式步枪了。萧剑扬总不忘爹的话，“枪就是命！有枪才有命！”在东北义勇军那几年，他摸过“单打一”、“汉阳造”、张作霖的“十三年式”、小鬼子的“金钩”步枪……如今又整上了这“中正式”。

此刻躺在他手里的中正式步枪，三尺多长，枪型线条流畅。乌黑锃亮的枪管，显得镇定而冷峻。细腻光润的胡桃木枪身，摸上去手感舒适。

他觉得这枪是他最忠实的兄弟。在心底深处，他把它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

萧剑扬在慢慢地擦着步枪，晚霞给枪身抹上一层暗红的光辉，就像陈年未涸的血。这些年他见的血太多了，娘的血，姐的血，爹的血，还有那些弟兄们的血。他默默地擦着，擦着，直到枪身的颜色由暗红转成铁黑——暮色浓了。

他站起身，向营房走去。他看了看东北方的夜空，那是故乡的方向。

他并不知道，在那东方的夜空下，今夜将响起枪声。

二

萧剑扬和他的战友们正式得知“卢沟桥事变”的消息，是在十多天以后的一个早晨。

在此之前，军营中的气氛已经明显紧张起来：所有官兵一律取消休假；

● 中正式步枪——又称二四式步枪，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的制式步枪。该枪仿制自德国毛瑟 1924式步枪，口径7.92毫来，枪全长 1 110毫米，枪全重4千克，初速810米／秒，表尺射程2 000米

该枪性能优良，操作简单，结实耐用，火力强大，其杀伤力超过三八式步枪。

在营中的弟兄除了团长的特批，一律不许外出；每天操练的内容中，针对实战的战术训练科目大幅度增加；实弹射击的次数也多起来了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士兵们的私下议论是免不了的。当初51师进驻陕南汉中，是为了对付朱毛红军。大半年前的“西安事变”时，51师由汉中出子午谷，兵临西安城西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那阵子可真叫紧张啊。

后来事变和平解决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说心里话，谁想中国人总打中国人啊。

部队又退回汉中，在南郑、洋县、西乡一带整理、补充、训练。一段时间来，全军上下气氛比较轻松，没想到如今这弦又绷紧起来了，不少老兵开始嘀咕，莫非又要跟红军干上了？

当然，也有不少人猜想，是不是北边的日本人又找事了？

萧剑扬是少数几个不参与这种私下议论的人之一，只管埋头训练——他心里清楚自己为啥吃粮当兵。

操练科目中，最令他头疼的就是那没完没了的稍息、立正、正步走，还有站军姿。为啥头疼？一是他当年在东北密林中野惯了，二是他认为，打起仗来这些玩意儿屁用都没有。

所以他就想着法儿地偷懒。班长的眼光扫到他身上，他收腹挺胸腿杆直；只要班长的眼睛一转到别处去，他就松胯塌腰腿打弯——这样省力气。

对于战术动作训练，他倒是很感兴趣。高姿匍匐、低姿匍匐、利用地形地物、侧面接敌、匍匐和跃进相结合的冲击方式，这一切他掌握得都很快，而且动作完成得干净利索。

至于实弹射击，他觉得就是一种惬意的享受。打这种静止的靶子，对他而言实在是一件过于轻松的活计。

这天在靶场上，他像往常一样干脆地把五发子弹送出枪膛，正要随着班长的口令起身，没想到连长一路小跑地赶过来了：“萧剑扬，再打五发！”

他略微觉得有些诧异，但也没多想，便又往弹仓里压入五发子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用眼睛的余光一瞟，发现靶场边上站了一小堆人，看样子是一队卫兵围着几名当官儿的。

在射击之前，他习惯性地把右手凑到嘴边，轻轻地冲右手食指吹了口气，然后把食指平静地搭在冰冷的扳机上。

这是他在多年狩猎生涯里养成的一个下意识动作。这个动作，让他在射击时感到自如而放松，手指也似乎更有灵气。

又是平静而轻松地打发走了五颗子弹，连长在一旁没挪窝：“再打五发！”

等这五发打完，站起身来，萧剑扬发现刚才在靶场边的那些人此刻来到了他的身边。

刚入伍的时候，有老兵跟萧剑扬讲过，在部队要“见红就立正”。这他倒是一直记着，但就是从来没碰到实践的机会。

而今天，他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群人中，为首的长官胸前的符号赫然是一圈红边。在他的领子上，是两块发亮的金板，每块金板上，都有一颗三角形的小金星，在七月的阳光里一闪一闪。

三

是师长。

51师师长王耀武，这位黄埔三期出身的少将，此刻正认真地打量着眼前这名黑瘦黑瘦的二等兵。

从1926年1月到国民革命军第1师3团4连当少尉排长开始算起，整整11年了，王耀武手下带过的兵数以万计，这还是他头次见到一个新兵蛋子有这样出众的枪法。

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，王耀武对待低层官兵是相当平易的。还是在何应钦的第1军宪兵营1连当连长的时候，他就与普通士兵一锅里吃，一铺上睡，训练中严格但不粗暴，生活上对下属关心。这跟他早年的苦出身有关。

• “见红就立正”——当时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左胸上都有一块胸章，官兵们把它称之为“符号”。

“符号”的内容包括军衔标志、姓名、部队番号、兵种、官衔、职务、佩用年度等等。

“符号”的大小一般是长9厘米、宽7厘米，周围有一圈宽约0.5厘米的边框。边框的颜色：将官红色、校官黄色、尉官蓝色、士兵白色。

当时的官兵经常在隔着很远的地方，就能凭“符号”边框的颜色来大致判断对方的衔级，以决定自己是否要先敬礼。

如果看到红色边框，那么对方肯定是将级军官。赶紧立正吧，伙计！

后来随着官衔越升越高，军务也越来越繁忙，但他还是坚持抽时间到连队上转转。

今天他又来到靶场巡视新兵的实弹射击，向带队的连长问了问情况。连长报告说，大多数的射击成绩都不太行，但有个年轻人的枪法相当棒。于是，王耀武的注意力落到了这个不起眼的二等兵身上。

他发现这家伙的卧姿不是那么标准，据枪的动作也不太规范，瞄准的时候更是显得随随便便，但击发却又快又稳。别人刚只打了二发，他五发就都已经放出去了。再看看报靶员的旗语： 5个10环 ！

王耀武冲连长努努嘴：“ 去，让他再打两次。 ”连长一溜烟地跑了过去。

又是10发打完了，还是那样轻快、自如。再瞅瞅报靶员那边： 1组49环 1组50环 ！

王耀武决定跟这小子聊聊。

他上下打量一下这名二等兵——大约十八九岁的年纪，中等个头，身板儿消瘦但却结实。黑瘦黑瘦的面庞上，皮肤粗糙，双颊微微泛红，一副在山野里久经风雪的气色。一双不大的眼睛，总是习惯性地微微眯着。但从眼缝中现出的两道目光，却透着一股干练与机敏。

“ 好小子,多大了 ?”

“ 报告师长 !十九。”

“ 以前摸过枪 ?”

“ 小时候打过猎，长大了跟爹打过鬼子。 ”

“ 哦 东北过来的 ?”

“ 是 !”

“ 祖上是…… ”王耀武知道东北很多人是以前从内地“ 闯关东 ”去的。

“ 山东莱芜。”

王耀武感到一丝亲切，他是山东泰安人，莱芜离泰安不过几十里地。也算是老乡啊。

他仔细看了看二等兵胸前的符号。

“ 萧、剑、扬，好！像个军人的名号。你爹妈给起得不赖！ ”

“ 报告师长！俺以前叫萧建阳，建立的建，阳光的阳。入伍的时候俺自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把名字改过来了。”

“呵呵,有意思。你还识字?”

“在屯子里念过几年书。”

这时候报靶员把刚才萧剑扬打过的靶子扛了过来。王耀武瞅了一眼，禁不住点了点头：靶上的弹着点就像一朵轻开的梅花。

“是块儿好材料！传我命令：二等兵萧剑扬从即日起晋升为上等兵。另外赏五块大洋。”

王耀武又看了看身边的卫队长：

“把他调到你那儿去，给我好好地带，回头做我的贴身警卫。”

他转身刚要离去，没想到这位刚提升的上等兵开腔了。

“报告师长！俺吃粮当兵就是为了打回老家！打鬼子就要往前去，待在后面当卫兵……没劲儿！”

“嗬！”王耀武转回头，笑了。

“有种 那就还是在连里干吧。”

他走上前，抓起萧剑扬的手，使劲地握了握。那只年轻的手显得沉稳而富有弹性。

“打鬼子 这下有的你打了!”

四

真的要打了。

汽笛一声长鸣，军列缓缓驶出宝鸡车站，向东而去。站台上大钟的指针指向10：20。

这是1937年8月21日的夜晚。

摇晃的焖罐子车厢里一片沉默，士兵们疲倦地坐在昏暗中。整日的急行军把大伙儿累得够戗。

8月20日，51师接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急令。全军立即开拔，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宝鸡，然后全体上火车。

●作为一名神枪手，不但要讲究准头，而且要讲究弹着点的分布。一般而言，弹着点的分布越密集越好。如果能像一朵梅花，那说明该射手的射击技术相当出色。

由于保守军事行动机密的原因，连队的士兵们并不清楚自己将奔赴哪条战线。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，他们知道这回自己的敌手该是谁。

萧剑扬身子斜倚在车厢壁上，望着挂在车厢中央的一盏马灯出神。他真希望这列车一直朝东北方向开去，他真想明天就能打回那片浸透了鲜血的黑土地。

萧剑扬的祖辈，早年由山东去“闯关东”，最后在吉林的濛江一带落下脚来。那里是长白山的西麓，松花江的上游，山高林密，物产丰富。老萧家世代以打猎、采药为生，传下了一副好眼力和一手好枪法。

他爹萧子林，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好猎手。他打飞龙专打头，打紫貂则是‘对眼穿”。

当时的东北，把枪使得好的人称作‘某炮”，比如‘张炮”、‘王炮”。而濛江当地人则把萧子林尊称为“萧头炮”。后来这个称呼叫得久了，“萧子林”这个本名倒不太提起了。

由于不堪官府、大户的压榨，在民国十七年的一个秋夜，萧子林带着一帮子弟兄攻破了双山屯大户张进仁的院子。带着夺来的五条“汉阳造”、三条“辽十三年式”，他率众进长白山起了绺子，报号‘枪林山”。

一次在打家劫舍的途中，萧子林结识了落魄的镖师常义昆。常义昆是陕西汉中人，在西安的一家老字号镖局挣饭吃。不久前他保着一票镖走关东，没想到失了手。他无颜再回陕西，便流落在关外。

萧子林见他为人正直，讲义气，又见多识广，便邀他当了自己队伍的“反妥先生”（相当于参谋长）。

萧子林的队伍不扰民，专砸“响窑”，因此深得百姓的拥戴，四乡里来投

● 濛江——今日吉林省靖宇县，位于吉林省东南部、白山市北部、长白山西麓、松花江上游。当地群山连绵，林木茂密。 1946年2月，为纪念在此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，濛江县易名为靖宇县。

● 飞龙——东北的一种珍禽，上国宴的。很好吃，但很不好打，打头就更难了。但打头就可以不伤到它身上的肉，这样猎获的飞龙更美味，价值更高。

● “对眼穿”——紫貂毛皮珍贵，好猎手会尽量让子弹从紫貂的一个眼睛射进，从另一个眼睛穿出，这样一来，得到的貂皮上就不会留下枪眼。

● 绺子、胡子——旧时东北地区对于土匪、绿林好汉的称呼。

● 响窑——指有钱人家的庄院，一般有武装家丁护院。

奔的人不少。几年下来，这“枪林山”成了长白山两麓叫得响的一股绺子。

萧剑扬的母亲是个善良、本分的女人，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打小就是个胡子。萧子林也不希望女人、孩子跟自己进山，过爬冰卧雪的日子。两口子一商量，决定由当妈的带着萧剑扬和他的姐姐，隐姓埋名落户到百里外的榆树屯。

在这里，萧剑扬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，能识文断字了。

隔一段时间，萧子林会带着自己的护兵悄悄来榆树屯看望母子三人。这时，他从一个胡子头儿又回复到了猎人的本来面目，开开心心地带着儿子进老林里打猎。

“9.18”之后，有个叫田康南的人找到了萧子林。此人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关东军少佐，真名叫花田康男，是个中国通，专门负责说降吉林地区的胡子，好让他们为日本占领当局效命。

听完花田康男的一番说辞，萧子林想了想，然后说：“行啊，跟日本人走，倒是条不错的道儿。可俺这队伍太操蛋了，要衣没衣，要枪没枪。这要让日本人瞅见了，还不得把俺这张脸丢尽了？”

花田康男大喜，连声道：“这好办！这好办！”

半个月后，花田康男再次登门，随身带来了一批军衣、 30支“三八大盖”、5箱子弹、200枚91式手榴弹，还有一挺歪把子。

萧子林瞅瞅他带来的那些东西，点点头，随后一挥手，他的两名护兵一下扑上来，把来客绑了个结实。

花田康男这才明白，自己着了“萧头炮”的道。

在把这日本人押出去之前，萧子林只说了一句话：

“没错，老子是胡子，可老子是中国的胡子！”

五

车厢里人影晃动起来——是连长来巡查了。

萧剑扬赶紧垂下眼帘，装睡。等连长走了过去，他又悄悄睁开了眼睛。

思绪随着车厢不停地摇晃，继续蔓延开去。

萧子林的“枪林山”发展到了300多人枪。成了当地日军讨伐队的心腹之患。

由于仇家张进仁的告密，萧剑扬以及母亲、姐姐所居住的榆树屯被日本人包围了。

鬼子来的那一晚，萧剑扬跟邻居家的猎手歪脖老赵进山打狍子，没在屯子里。

日本人把屯子里的男女老少从各家的屋内赶出来，逼着大伙儿交出萧子林的老婆孩子。可是，没一个人搭腔。

鬼子兵用刺刀押着全屯的人，往屯子外面的松花江边走。萧剑扬他娘瞧着架势不对，便小声告诉萧剑扬他姐，让她找机会逃。

他姐个子小，瞅个冷子，从日本人队形的缝隙中往外蹿。

可是她没跑出几步，在地上滑了一跤。一名日本军官撵上来，手里的东洋刀划了一条弧线。刀刃从他姐的左肩锁骨劈入，从她的右侧腰部劈出。小姑娘柔嫩的身子被劈成两半，摔在黑黢默的泥土中。

日本人把乡亲们撵到松花江边，架起机枪扫射。密集的机枪射击声，被江风吹送到很远。

天明之后，萧剑扬跟着歪脖老赵回到屯子里。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傻了眼——整个屯子的房屋都给日本人放火烧了。他俩儿悄悄摸到松花江边，江边黑压压地躺着乡亲们的尸体——整整一个屯子，两百多口子，除了他俩儿之外，都躺在被鲜血浸透的江滩上。

萧剑扬他娘的尸首也倒在人堆里，身上除了密密的弹孔，还有刺刀的刀口——鬼子机枪扫射之后，为了不留任何活口，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。

歪脖老赵带着萧剑扬离开榆树屯，去山里找他爹。从此，萧剑扬跟随父亲开始了抗日义勇军的生涯。这年，他刚满十五岁。

在义勇军的队伍里，萧剑扬练出了一手好枪法，也养成了散漫不羁的性格。

两年后的一个秋夜，他跟着爹的队伍杀进了龙泉镇。已经当了维持会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长的仇人张进仁，倒在了他手中小马枪的枪口下。

过了不久，一名个子高高的汉子前来“闯山门”，要求拜见萧子林。此人名叫杨靖宇，他是来劝说萧子林率队伍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满抗日游击队的。

萧子林佩服杨靖宇的勇气和人品，也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然而，他那桀骜不驯的脾气以及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，使得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指挥。他婉言拒绝了杨靖宇的劝说。

第二天送杨靖宇下山的时候，萧子林赠给杨靖宇两把崭新的德国造驳壳枪，并表示，尽管是单干，自己也会抗战到底，决不投降。

日本讨伐队加强了对萧子林的围剿。由于不愿意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协同作战，萧子林所率队伍的处境越来越艰险。

1936年冬，“枪林山”的人马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在三道崴子一带。萧子林受了重伤。他把儿子萧剑扬托付给和自己拜了把子的常义昆，命令他们突围出去。

他自己战死在密林中。

常义昆带着萧剑扬，在东北一带无法落脚，便辗转流落进关内。他决定带萧剑扬回自己的老家。到了汉中之后，常义昆染病而亡。萧剑扬一个人流落街头。

这时，驻扎在汉中一带的第51师正在招兵。为了找口饭吃，也为了能拿上枪再去打鬼子报仇，萧剑扬便入伍当了兵。

军列车厢突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打断了萧剑扬的追忆。他蜷起身子，把帽檐拉低。睡意如长白山的林雾一般升腾而起，无声无息地笼罩了他的全身。

六

经过三昼夜的奔驰，51师的军列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

士兵们跳下车来，迅速地在站台上列队集合。几个小时前列车经过苏州，停留了两个小时。设在当地的军需补给站给全师上下换发了新装备。此刻抬

眼望去，站台上满是灰色钢盔的人群。

钢盔的样子很奇怪，萧剑扬从来没见过。听连长讲，这玩意儿还是德国货。

借着车站昏黄的灯光，他瞅了一眼站台上伫立着的水泥站牌。灰色的站牌上，写着两个黑色大字——安亭。

整队完毕之后，部队连夜向东面开拔。

经过一夜急行军，天亮前队伍到达了一个叫做“嘉定”的镇子。稍作休息，弟兄们接着朝另一个叫做“罗店”的地点前进。

终于赶到罗店附近之后，萧剑扬所在的305团被配置在镇子的外围。部队一到指定地域，立即着手开挖战壕。

萧剑扬弯着腰用力地挖着。这里的天气他非常不适应，空气潮湿，又热又闷，稍微用点儿力气，汗水就像初春开冻的山泉一样，迅速流满了全身。

土质倒很松软，挖起还算省劲儿。但没挖了几尺，泥土中就有水渗出来。很快，未完工的战壕底部就成了一片稀泥塘。

腰酸腿胀的时候，他直起身子，活动活动。汗水灌进了眼眶，涩拉拉的。他用袖口抹了把眼睛，然后向四下里眺望了一会儿。

周围的环境让他感到陌生。绿色的原野是平平荡荡的一大块儿，连一丝起伏都没有。天就像个青釉大瓷碗，严丝合缝地倒扣下来。

对于打小就长在山里的萧剑扬来说，大山跟林海就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和依靠。而如今这里甭说是山了，就连土包都没一个。

他心里感到空落落的。

从偏东不远的地方，传来了时紧时疏的枪炮声。兄弟部队正在跟鬼子

●灰色的钢盔——抗日战争爆发时，国民革命军的主力部队比如87师、88师、51师配发的都是德国造的M35头盔。

1935年年内，国民政府从德国进口钢盔95 000顶；1936年5月，国民政府代表团访德期间，订购了钢盔220 000顶，同时订购了用于生产德式钢盔的“花样” 241 000顶。

● 罗店——上海市的一个历史名镇，素有“金罗店”之称。它位于上海宝山区西北部，距市中心28公里。

在“8.13”淞沪会战中，中日两国的精锐部队在罗店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。双方反复冲杀，伤亡惨重。罗店因此得到一个形象的称呼——血肉磨坊。

交火。

“明天大概就要轮到俺们了吧？”

他看了看架在一旁的中正步枪。三尺多长的枪身在湿热的空气中显得自如而冷静。

他心底感到踏实了些，便又弯下腰用力挖了起来。

七

黄昏的时候，师部传来了命令：各营招集一批自愿报名的士兵，组成“奋勇队”,准备对日军发起夜袭。

师长王耀武使出这一手有两个目的：一是煞煞日本人的气焰，二是在正式交战前摸一下对手的底儿。

萧剑扬跑到连长那儿，也要报名。连长一看是他，摇摇头，“你个新兵蛋子，又没有实战经验，一边待着去！”

萧剑扬不服气：“俺可跟俺爹打过鬼子啊！”

“你们那是在山里转圈圈儿,放冷枪。现在是正规战,不一样！”

萧剑扬不肯作罢，赖在那儿跟连长蘑菇。连长火了，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。

“吵吵个甚？”

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带着陕西腔的呵斥。暮色中走来了一小队人，走在前面的上校个头很高，步子迈得又大又急。

是团长张灵甫来前沿巡查。

听完连长的禀报，张灵甫觉得这后生有点儿意思。

1926年秋，作为北伐军的一名排长，张灵甫率全排夜袭了孙传芳所部驻守的回马岭。从那时起，干了这么多年拼枪子的营生，他这还是头回听说一个新兵争着要往奋勇队里进。

不过他还是干脆地挥了挥手：“等你打过几仗再说，现在少废话！”

萧剑扬默默站在那儿，脸上红彤彤的，不知是不是让晚霞烧的。

• 奋勇队——那个时代所称的“奋勇队”，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敢死队”。



也许是什么触动了张灵甫，他临走时撂下了一句话——

“几仗下来你小子要是还活着，等到再组织奋勇队，我亲自带你上！”

奋勇队组好了，一共24人。

营长下令：各连安排部分士兵在战壕里警戒，其余官兵整队集合，给奋勇队的弟兄们壮行。

天完全黑下来了。全营的队列前，站着二十四条高高低低的身影。营长走上前去，挨个儿跟这些弟兄握手。他的手握得很慢，很用力。

营长的身旁跟着名卫兵，手里拎着一盏马灯。马灯上蒙着一小块儿黑布，只露一条缝隙——这是为了不让灯光过分明亮，以免暴露目标。

这半明半暗的灯光，逐一流淌过24张普普通通的脸。这些脸显得朴素而平静，好像他们将要去干的不过是一桩日常的农活儿。

萧剑扬突然觉得，自己的喉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。

“敬礼！”

营长低低地发出了一声号令。

在队列中，萧剑扬行了一个他入伍以来最标准的军礼。

24个人“刷”地回了个礼，然后整齐地向右转，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。

天亮了，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回来。

八

大概是被夜里的突袭打乱了部署，天亮之后日军迟迟没有动静。

萧剑扬趴在战壕里，一面观察着远处的情况，一面咽着嘴里的饼干。这饼干是上海市区的一些商号送来的慰问品。

今天早上没有热饭——炊事班在弄早饭的时候，不小心露出了烟，日本人的山炮马上就打过来了。鬼子的炮打得很准，两炮试射之后，第三炮就直接命中了目标。炊事班的大锅和半个班的弟兄就这样完了。

萧剑扬吃着吃着，突然发现东面偏南的天幕下，蓦地出现了六个小黑点儿。很快，这些小点儿就变大了，空气中传来了低沉的轰鸣声。

“敌机!注意隐蔽!”连长的嗓子扯起来了。

萧剑扬没怎么见过这玩意儿，很感兴趣——在东北，日本人可舍不得用轰炸机来对付山里的小股义勇军。

他一边把身子伏低，一边仰脸盯着这些家伙。飞机眨眼间就到了头顶，机翼下的膏药饼子在晨光里显得血红血红。

投弹了。萧剑扬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掉到了一面大鼓的鼓面上。“狗日的！”他心里暗骂了一声。

等敌机飞远之后，他抬起头使劲儿晃了晃。满头满脸的土，耳朵里像有两团马蜂炸了窝，嗡嗡乱响。

他抬眼向远处观瞧，一个新的现象吸引了他的视线：还是在东面偏南的天空下，这会儿出现了一个小圆点儿。他瞧了一会儿，认为那应该不是飞机，因为它就像贴在半空中似的，一动不动。

还没等萧剑扬搞清楚那小圆点儿是个啥玩意儿，鬼子的炮弹就盖了过来。

在长白山跟日本人打交道的那些年，萧剑扬对小鬼子的掷弹筒倒是很熟悉。那家伙声音贼尖贼尖的，准头很足，可杀伤力有限。

今天这阵势可大不相同。炮弹激起的大大小小的烟团，顷刻间将战壕吞没了。别说是头回上战场的萧剑扬，就连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兵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场面。连长把头埋得很低，聚精会神地分辨着炮弹的呼啸声。除了迫击炮、山炮的声音之外，他还听出了一种陌生的炮弹声。这种炮弹爆炸后发出的威力，超过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弹种。

炮击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准。萧剑扬紧紧地贴在战壕的侧壁上。炮弹爆炸时溅起的土块儿，连续不断地砸在头顶的钢盔上。逼人的气浪持续地在耳中汹涌，同时撞击着胸口。他觉着喘不上气来。

战壕两壁上原本就很松软的湿土，此刻好像是被融化了，纷纷塌落。

●掷弹筒 —— 当时侵华日军装备的一种轻型支援火器，相当于一种微型迫击炮。口径50毫米，发射微型榴弹，无支架及瞄准具。可以用来填补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支援火力空白。它携行方便，操作简单，不占编制。作为一种单兵面杀伤武器，它曾普遍装备日军一线部队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中国军队曾大量仿制这种掷弹筒，给日军造成杀伤。

萧剑扬小时候见过山火：一座叫棒子岭的陡峭山峰，漫山的林子都起了火，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。

而此刻，他好像觉着，那座着火的山峰一下子倒了下来，死死地压在整条战壕上。

他心里第一次冒出了个可怕的念头：会不会还没等开上一枪，俺这条小命就废了？

炮击结束的时候，萧剑扬的身子已经被土埋住了大半。旁边一个还活着的弟兄费力地把他拽了出来。

他靠在塌得差不多了的战壕壁上，没有动弹。他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一个雪窝子，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四周却悄无声息。身子里像灌进了一缸子掺了冰块儿的烧酒，忽热忽冷。

不知是谁重重地踢了他一脚，接着又是一脚。他这才缓过神来。

是连长。

连长的钢盔不见了，右额头上有血沿着面颊流下来。他挥着手里的驳壳枪，恶狠狠地喝道：

“快起来 鬼子上来了！”

九

萧剑扬爬起身来，踉踉跄跄地在战壕的外沿卧好。其实战壕已经不存在了，剩下的只是一条七零八落的半截子土沟。土沟的前后，是一排排颇为规整的弹坑。

空气中浓烈的硝烟味儿搞得鼻子、嗓子里火辣辣地疼。他眯起眼睛，努力向远处望去。

约摸半里以外的田野上，出现了日本人的散兵线。粗粗估摸，大概有一百多号人。

土黄色的散兵线迅速逼近，很快可以看得见三八大盖枪头长长的刺刀。刀尖的闪光在田野中形成了一条时断时续的亮线。

萧剑扬把枪栓尾部的保险片拨下来，握稳枪身，瞄住了一个粗壮的日本兵。那家伙的枪刺上挑着一面膏药旗。

汗水从钢盔下面涌了出来。上等兵的手心里也冒出了汗，把核桃木的枪

托整得很湿滑。

萧剑扬突然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，胸膛里好像有一只口渴的狍子在蹦跶。

他咬咬牙，屏住呼吸，扣下了扳机。

枪响了。

可那个又壮又矮的日本兵依旧在向前逼近。

萧剑扬没有想到，自己参军后第一仗的第一枪，竟然就打飘了。

“妈个巴子！哪个乱开枪！”不远处传来了连长的怒骂。

“等我的口令!”

萧剑扬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在军服上擦了擦手，然后拉动枪栓。一个弹壳灰头土脸地从枪里跳了出来。他把枪栓往前一推，重新上好一发子弹。

他默默地把右手凑到嘴边，轻轻地冲右手食指吹了口气，然后把食指平静地搭在冰冷的扳机上。

他开始按爹以前教的法子去做：

把自己想成一棵山上的红松，稳稳当当地扎在黑土之中。身子前的步枪是从红松上伸出去的一根枝干，自如地向远方舒展。没有风，林子里很静。阳光下，远处的山坡上有什么东西在闪亮……

连长下令射击的声音，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。萧剑扬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。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，枪身轻快地向后跳了一下。

这回，那面膏药旗不见了。

连里的捷克造轻机枪清脆地响了起来。中正步枪也放起了排枪。

日本兵倒下了一片，剩下的继续向前猛扑。当他们离连队的战线还有30多米远的时候，连长一声令下、弟兄们投出了手榴弹。

●捷克造轻机枪——即著名的zb—26轻机枪，原产于捷克，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主要装备的轻机枪。

该枪口径7.92毫米，全枪长1165毫米，全枪重9千克，初速830米／秒，表尺射程1500米，射速为550发／分钟。

该枪全枪重量较轻，枪管可快速更换，射击精度也相当好，性能优于日本军队装备的歪把子机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